

宋

書

三三

宋

書

三

列傳第四十六

宋書八十六

臣沈

約

新撰

殷孝祖

劉勔

殷孝祖陳郡長平人也曾祖羨晉光祿勳父祖
並不達孝祖少誕節好酒色有氣幹太祖元嘉
末為奉朝請負外散騎侍郎世祖以其有武用
除奮武將軍濟北太守入為積射將軍大明初
索虜寇青州上遣孝祖北援受刺史顏師伯節

度累與虜戰頻大破之事在師伯傳還授太子
旅賁中郎將加龍驤將軍竟陵王誕據廣陵為
逆孝祖隸沈慶之攻誕又有戰功遷西陽王子
尚撫軍寧朔將軍南濟陰太守出為盱眙太守
將軍如故還為虎賁中郎將仍除寧朔將軍陽
平東平二郡太守又遷濟南南郡將軍如故前
廢帝景和元年以本號督兖州諸軍事兖州刺
史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孝祖外甥司徒參軍
潁川葛僧韶建議銜命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

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兒等屯據津逕僧
韶間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
野危極假命漏刻主上聖德天挺神武在躬曾
不浹辰夷凶翦暴更造天地未足爲言國亂朝
危宜立長主公卿百辟人無異議泰平之隆非
旦則夕而羣小相煽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
懷希望使天道助逆羣凶事申則主幼時艱
權柄不一兵難互起豈有自容之地舅少有
立功之志長以氣節成名若便能控濟義勇

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
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訓譬并陳兵
甲精彊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孝祖即日棄妻
子率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都時普天同逆朝
廷唯保丹陽一郡而永世縣尋又反叛義興賊
垂至延陵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衆
力不少並僉楚壯士人情於是大安進孝祖號
冠軍假節督前鋒諸軍士遣向虎檻拒對南賊
御仗先有諸葛亮笥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

不能入上悉以賜孝祖孝祖負其誠節凌轢諸將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並欲推治由是人情乖離莫樂為用進使持節都督兗州青冀幽四州諸軍事撫軍將軍刺史如故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大統王玄謨別悲不自勝衆並駭怪泰始二年三月三日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士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為矢所中

死時年五十二追贈散騎常侍征北將軍持節
都督如故封秭歸縣侯食邑千戶四年追改封建
安縣謚曰忠侯孝祖子悉為薛安都所殺以從
兄子慧達繼封齊受禪國除

劉勔字伯猷彭城人也祖懷義始興太守父穎之
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征林邑遇疾卒勔少有志
節兼好文義家貧為廣州增城令廣州刺史
劉道錫引為揚烈府主簿元嘉二十七年索虜
南侵道錫遣勔奉使詣京都太祖引見之酬對

稱旨除寧遠將軍綏遠太守元嘉末蕭簡據
廣州爲亂勔起義討之燒其南門廣州刺史宗
慤又命爲軍府主簿以功封大亭侯除負外散
騎侍郎孝建初荆江反叛宗慤以勔行寧朔將
軍湘東內史領軍出安陸會事平以本號爲晉
康太守又徙鬱林太守大明初還都徐州刺史
劉道隆請爲寧朔司馬竟陵王誕據廣陵爲
逆勔隨道隆受沈慶之節度事平封金城縣五
等侯除西陽王子尚撫軍入直閤先是遣費沈

伐陳檀不克乃除勔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
太守勔既至率軍進討隨宜翦定大致名馬并
獻珊瑚連理樹上甚悅還除新安王子鸞撫軍
中兵參軍遭母憂不拜前廢帝即位起爲振威
將軍屯騎校尉入直閤太宗即位加寧朔將軍
校尉如故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勲爲逆四方響
應勔以本官領建平王景素輔國司馬進據梁
山會豫州刺史殷琰反叛徵勔還都假輔國將
軍率衆討琰甲仗三十人入六門復兼山陽王

休祐驃騎司馬餘如故破琰將劉順於宛唐杜
叔寶於橫塘事在琰傳除輔國將軍山陽王休
祐驃騎諮議參軍梁郡太守假節不拜琰嬰城
固守自始春至于末冬薛道標龐孟蚪並向壽
陽勛內攻外禦戰無不捷善撫將帥以寬厚為
衆所依將軍王廣之求勛所自乘馬諸將帥並
忿廣之叨冒勛以法裁之勛歡笑即時解馬
與廣之復除使持節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平
越中郎廣州刺史將軍如故不拜及琰開門請

降勛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內士民秋毫無所
失百姓感悅咸曰來蘇百姓生為立碑改督益
寧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又不
拜還京都拜太子左衛率封鄱陽縣侯食邑
千戶琰初求救索虜大衆屯據汝南太始三
年以勛為征虜將軍督西討前鋒諸軍事假節
置佐本官如故先是常奇珍據汝南與琰為
逆琰降因據成降虜事在琰傳至是引虜西
河公長社公攻圍輔國將軍汝陰太守張景遠

景遠與軍主楊文萇拒擊大破之景遠尋病卒
太宗嘉其効追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追封含
洹縣男食邑三百戶以文萇代爲汝陰太守除
右衛將軍仍以爲使持節都督豫司二州諸軍
事征虜將軍豫州刺史餘如故四年除侍中領
射聲校尉又不受進號右將軍其年缺遣汝陽
司馬趙懷仁步騎五百寇武津縣勔遣龍驤將
軍曲元德輕兵進討虜衆驚散虜子都公闕
于拔又率三百人防運車缺千兩於汝陽臺

東水上結營元德單騎直入斬拔首因進攻汝
陽臺即陷外壘獲車一千三百乘斬首一百五
十級勛又使司徒參軍孫臺瓘督弋陽以西
會虜寇義陽臺瓘大破之虜上其北豫州租有
車二千兩勛招荒人邀擊於許昌虜衆奔散焚
燒米穀淮西人賈元友上書太宗勸北攻懸瓠
可收陳郡南頓汝南新蔡四郡之地以其所
陳示勛使具條荅勛對曰元友稱虜主幼弱姦
僞競起內外規亂天亡有期臣以爲獯醜侵縱

乘藉王境盤據州郡百姓殘亡去冬衆軍失耕今
春連城圍逼國家復境之略實有不遑滅虜未
及元友又云有七千餘家穀米豐積可供二萬
人數年資儲臣又以爲二萬人歲食米四十八
萬斛五年合須米二百四十萬斛旣理不容有
恐事難稱言元友又云虜於懸瓠開驛保虜已
先據若不足恃此不須缺俱是攻城便應先圖
懸瓠何更越先取鄆以受腹背之災且七千餘
家豐積而虜猶當遠運爲糧是威不制民民

非異計元友又云虜欲水陸運糧以救軍命可
襲之機在於今日臣又以爲開立驛道據守堅
城觀其形候不似蹙弱可乘之機恐爲難驗元
友又云四郡民人遭虜二十七年之毒皆欲雪讎
報恥伏待朝威臣又以爲垣式寶等受國重
恩今猶驅略車營翻還就賊蓋是戀本之情
深非報怨之宜何可輕試元友又云請敕荆雍
兩州遣二千精兵從義陽依西山北下直據郾
城臣又以爲郾城是賊驛路要戍且經蠻接嶮

數百里中裹糧潛進方出平地攻賊堅城自古
名將未有能以此濟者假其剋捷不知足南抗
懸瓠北捍長社與不且賊擁據數城水陸通便
而今使官以二千斷其資運於事爲難元友又
云虜圍逼汝陰遊魂二歲爲張景遠所挫不敢
渡淮臣又以為景遠兵力寡弱不能自固遠遣
救援方得少剋今定是爲賊所畏不景遠前所
摧傷裁至數百虜步騎四萬猶不敢前而今
必勸國家以輕兵遠討指掌可克言理相背